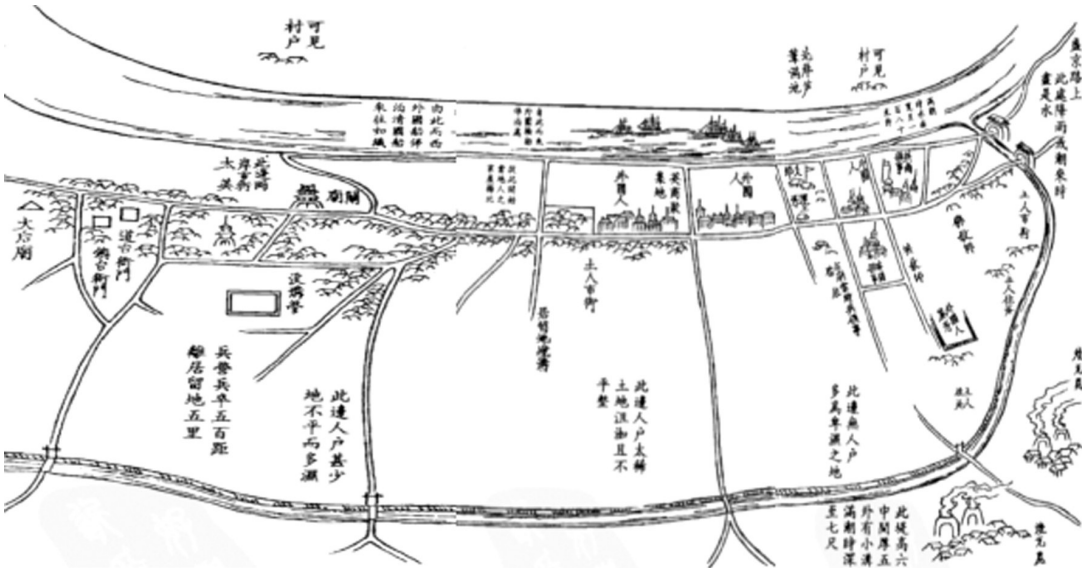


奉锦山海关道员俊达与营口“土圩围墙”的修建

高智林



日本海军少尉曾根俊虎绘制的1875年营口商埠区草图。

第二次鸦片战争后，没沟营以牛庄的名义，于1861年5月3日开埠通商。为处理没沟营口岸纷繁的通商事务，同治五年（1866年）八月，清政府将调往没沟营的山海关监督改设为奉锦山海关道，任命俊达为首任道员。除监理海关税收、处理外交事务得当外，“筑圩修壕”也是俊达在任期间的主要政绩之一。如今老城墙遗迹虽已无存，但同治七年（1868年）俊达发动商民修建的这道“土圩围墙”对于近代营口城市建设的起步有着重要意义。

作为退海之地的营口市在辽代之前原是海洋，尚未成陆，至辽晚期，市区部分形成陆地并成为人类长期聚集的区域。明代的营口地区时称“梁房口”，社会经济逐渐发展。据《辽东志》《全辽志》记载，明代辽东25卫近半数的盐场百户所都设置在梁房口地区（即今营口市西市区一带）。辽河入海口是明代辽东海盐的主要产地，其境内仅存在盖州卫设置的梁房口堡等面积较小的独立关堡，并未形成大规模城池。

清代前中期受“禁海令”的影响，辽河航运发展较慢，营口境内一度沉寂，甚至成为巴尔虎蒙古人的放牧之地，当时称为“没沟营”。而“营口”是早期清政府官文中对“没沟营口岸”的简称。

海禁政策调整后，因辽河航道淤塞所致的牛庄口岸下移，促成了没沟营商业的繁荣。没沟营作为东北地区河海联运的重要节点逐渐兴盛，渐成“舳舻云集，日以千计”之景，在嘉庆、道光年间发展成为辽河下游一个繁荣的市镇。

开埠前的没沟营因商业集聚效应，形成沿辽河南岸带状分布的布局，而非传统的“四方城”形态，但这种城镇布局给军事防御带来极大困难。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，为防备英法联军袭扰奉天沿海，清政府命盛京将军玉明、副都统增庆考察海口情形筹备防御。玉明等报称，“居民铺户与河唇齿相连，中间空余多有不能及丈，营内围舍鳞集，街巷窄狭，亦无安营处所”。说明当时没沟营的市街临河，铺户之间的空隙之地只在数米之间，过于狭窄，难以在没沟营街内驻防，玉明等遂拟于东弓湾及田庄台等处铸炮设防。

开埠通商后，没沟营的市街沿着辽河的天然走向，在河南岸由西向东延展。由于商业兴盛，商人趋利抢占门市，造成市街宽窄不一，街房前

出后缩，曲曲弯弯，又因沿岸筑港，设置码头，使市街东西长达20余里，南北仅有5里。同治五年（1866年）盛京将军都兴阿筹议没沟营驻防时称，市街“阡陌比栉，街道临河，过于窄隘”，不利于马队骑兵的展开，只得由洋枪步兵驻防。随着开埠后进出口贸易规模的逐渐扩大，没沟营口岸成为清政府钞关税收的主要来源之一，而东营子地区外国使馆林立，没沟营又为中外观瞻之所在，种种原因使得完善城防设施成为当时亟需办理的事务。

同治五年（1866年）八月，清政府改山海关监督为奉锦山海关道，驻于没沟营，督理新钞两关税收并兼办中外交涉事宜，10月任命江西广饶九南道员俊达为首任奉锦山海关道员。从此，“营口”逐渐取代“没沟营”成为官方行政区域名称。俊达，满洲正白旗人，曾任内务府员外郎，同治二年（1863年）任山西杀虎口税关监督一职。在任期间查补漏课，办理税务颇有心得，其调任江西后也勤于政事，这使他成为没沟营口岸新设海关道员的理想人选。同治五年（1866年）

十一月二十六日，俊达来到没沟营，上任伊始他便勘察商埠地势，筹备城市防御，他提出“营口地方濒临大海，五方杂处”，应修筑土圩围壕以资屏障，该方案很快得到批准，营口土圩准备动工修建。

长期以来，我们对营口土圩的具体情况不甚明了，只从后人记叙中了解到老围墙的长度、高度略值及增开“九门”等情况，而档案资料为我们还原了同治年间营口修城的具体情形。笔者在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清代军机处档折件中找到一份奏折，名为《奏报奉天营口创修圩壕日期事》，这份档案为研究营口修建土圩围墙提供了第一手资料：

1. 开工时间为同治七年八月二十六日（1868年10月11日），完工时间为同治九年正月初十日（1870年2月6日）；
2. 完工城墙周长13里2分，计长2388丈5尺（约8千米），开设大小门共11处，门外修建木桥以便往来；

控制、气息的运用，把一部《三国演义》说得大气磅礴、跌宕起伏，极富史诗般的韵律美，这也是他说这部书的最成功之处。”这是评书界对袁阔成在播讲《三国演义》时充分发挥深厚表演功力的赞誉。

五年心血巨作面世 “三国”红透半边天

评书《三国演义》由营口人民广播电台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联合录制，营口台派出了有着丰富录制经验的李程同志，中央台则是派出曾跟袁阔成多次搭档的袁枫同志，由他们三人组成录制小组。录制期间，袁阔成的居住条件非常简陋，居住在招待所只有4平方米的一个小隔间里，即使是这样简陋的条件，还是台里为了支持袁阔成的创作而特批的。

面对《三国演义》这样的名篇巨著，纵是袁阔成这样的评书奇才，在改编创作中也有很多不好把握的地方。遇到一些咬不准的史实，共同参与改编创作的李程就带着一趟跑跑图书馆查资料；在故事情节的某些关键节点的处理上，袁阔成也会有找不到感觉的时候，索性就将录制工作停下来，大家集体研究，并听取各方的意见修改。

历经几年的艰苦创作，袁阔成将120回的长篇历史小说《三国演义》重新改编创作成130万字、365讲的评书《三国演义》，并于1981年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开始连播（上部），1984年全部录制完成。从准备到播出，袁阔成为这部书用了整整五年时间。可以说，袁阔成播讲的《三国演义》，不愧为浸满了一代评书表演艺术家心血的长篇评书巨作。

如果说“呕心沥血，一丝不苟”，是对袁阔成创作评书《三国演义》时状态的写实，那“红透半边天”，就是评书《三国演义》播出后的效果反馈。

评书《三国演义》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后，立刻引起强烈反响。每天到了《三国演义》播出的时候，人们纷纷坐在收音机旁认真收听。当时有文章是这样描写的：“收音机里一传出他的声音，修鞋匠停了手中的生意，路人驻足不前，停不下手里活计的建筑工人请旁人带录下来，农村大嫂忙不迭地先哄孩子入睡……几乎出现了万人空巷的奇景。”

《三国演义》播出后，热评如潮。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收到了数以万计的听众来信，甚至有听众称赞他是“古有柳敬亭，今有袁阔成”。

(未完待续)

曲苑撷萃

历史寻踪

评书大师袁阔成在营口的黄金时代（七）

本报记者 丁海林

呕心沥血创作经典 表演功力完美深厚

袁阔成播讲的《三国演义》好听！为啥？这就不得不提到袁阔成的一项绝技——他对嗓音的控制能力极强，可以自如控制轻重缓急，听声音抑扬顿挫，富有韵律感，就像唱歌一样好听。袁阔成还有另一项绝技，就是对口技的运用……

让我们欣赏“温酒斩华雄”一段：
关云长温酒斩了华雄，他手捻长髯、微合二目走进大帐。“腾！”“嗖嗖嗖——”把华雄的人头扔在帐下，当时就惊呆了各路诸侯。张飞一看哈哈大笑：“我二哥这次算是整里夺尊了。”

当李肃一听到华雄被斩的禀报时，“啊？”“喀嘴”一下，觉得后脑海“轰”的一家伙，好像真魂出了窍，可把他吓坏了。这么大的一员上将，在阵前，说碰上了一个面如重枣的将军，没走一个回合让人给宰了，“哎呀，天啊！”

这一段，无论是关羽“手捻长髯、微合二目”的神态，还是扔人头的“腾”“嗖”，还有李肃闻知华雄被斩后的惊恐状，都让袁阔成通过说讲和用得俏的口技，把关羽的威武和斩华雄的英姿形象地表现出来，让评书深深抓住了观众的心。

袁阔成深厚而近乎完美的表演功底，在播讲《三国演义》时得以充分体现。细节处理上，他发挥袁派评书的细腻，为不同的情景营造不同的小氛围，听众能如闻其声、如见其面地感受到历史人物。有人说：“听袁先生的评书，真好像是看一部电影、一场话剧。”想来这也是袁阔成讲《三国演义》的魅力吧。

评书《三国演义》的经典片段“三英战吕布”，更能让我们感受到袁阔成精湛而又用得俏的表演技巧。袁阔成在细节的处理上充分发挥了袁派评书的细腻，给不同的情景营造不同的小气氛，于是我们就有幸在袁阔成的言语间，真切感受到“三英战吕布”的铁马金戈……

“吕布呀！”
“怎么样？”
“娃娃，我给你出个主意吧，你不是三姓家奴吗？今儿你四姓得了，下得马来，跪在你家三将军的面前，叫我一声干老子，你再姓一次张，然后我一枪将儿挑死，不知你意下如何？”
“哎哟哟！”差点儿把吕布给气哭喽，简直是七窍生烟了，“张飞！欺吾甚甚，休走，看戟。”
“嗖！”一个“大蟒出洞”戟奔张飞刺过来了。三将军不慌不忙，右脚一踹崩蹬绳，左腿一掀磕膝盖儿，一点飞虎髯，“啪”，往旁边一拨乌骓马，“啵！”举枪就把方天戟给磕出去啦。二马盘桓，打到了一处。

“在播讲《三国演义》时，他充分通过嗓音的

唐、辽、金时期本境民族——女真族

金代的女真族即唐之黑水靺鞨。辽时改称女真，并将部分女真人迁到辽阳以南编入户籍，号曰熟女真，置曷苏馆统治之。没有迁移的十万户，称为生女真。生女真在五世纪时仍处于穴居野住状态。十一世纪时，完颜部逐渐强大。辽天祚帝时，完颜阿骨打经多年“力农积谷，陈兵牧马”扩展了实力。1125年金灭亡。据《金史·地理志》记载：在盖州境内有户18456，人口73824。这些居民中不仅是女真人，还有渤海人、契丹人、高丽人，但大量的是汉人。总之，此时比辽代本境人口大有增加。在《金史》也记载：“女真与汉儿百姓皆可量力养办蚕业。”

唐、辽、金时期本境民族——汉族

唐初贞观十九年，从辽东迁37万人回中原后，本地区汉人虽有减少，但唐收复辽东后，汉人又有迁入者，主要居民仍是汉人。高句丽统治本地区时迁入的高丽人，在高丽失败后，有的迁入山东、河北，有的回到新罗，留在本地区的，同汉人融合在一起了。

辽迁徙来的渤海人，在辽、金二代同汉人长期生活、劳动在一起，也逐渐与汉人融合了。

(未完待续)

营口地区历史上曾有过哪些民族？（六）

于卓民



沉浸在创作中的袁阔成。



袁阔成为山区农民演出。



袁阔成与营口人民广播电台导演李程（中）等在研讨录制评书《红岩》。